



昨日重现

## 难忘的高考岁月

文/刘小兵

整理旧物时，赫然发现樟木箱底躺着两张高考准考证，照片上那个留着寸头、眼神带着倔强的年轻人，恍惚就是昨天的自己。望着两张泛黄的高考准考证，当年参加高考的历历往事，不觉又浮现在眼前。

我第一次高考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由于太过紧张，原本会做的题目，一时半会儿竟找不到解题的思路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我落榜了。拿到成绩单那天，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天一夜，没出门也没吃饭。我想着要不就跟着同村的人去南方电子厂打工，早点挣钱贴补家用。可父亲听闻，坚决不同意。他说：“孩子，你还是复读吧，虽然咱家穷了点，但人穷志不能穷！我就是去工地扛3年水泥，再苦再累，也要支持你再考一次。”听完父亲的一席话，我的眼泪不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。

复读那年，为了方便备考，我搬进了学校的宿舍，班主任李老师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主动给我申请了贫困生助学金，还把自己办公室的钥匙给了我一把，让我晚上自习后可以去他办公室再学两个小时，说宿舍关灯早，办公室有电。那时候冬天冷，李老师的办公室有个炭盆，他总是提前十分钟帮我把炭生好，等我去的时候屋里已经暖烘烘的。有时候我学习晚了，他还会从家里带两个蒸好的红薯给我，放在炭盆边烤得流糖汁。“别绷太紧，累了就歇会。”他总是这么说。

同宿舍的几位同学也处处照顾我，知道我舍不得买菜，每天打饭的时候都多打一份，纷纷往我碗里夹肉。那时候我每个星期回家拿一次咸菜，同宿舍的陈同学总说他不爱吃咸，把他母亲腌的咸鸡蛋都塞给我。有一次我发高烧，恰巧又赶上模拟考试，为了不耽误备考，我还是咬着牙去了考场，考完试后浑身发软，只得回到宿舍休息。当从睡梦中醒来时，竟发现床头已经放好了同学凑钱买的退烧药和苹果。

第二次高考前三天，母亲特意从乡下来到考点附近租了小房子，给我收拾床铺，把我换下来的脏衣服都洗干净晾在院子里，还从家里带了新摘的黄瓜和西红柿，说比街上卖的甜。我躺在床上，听见她在院子里跟房东说：“这孩子懂事，肯吃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认了。”语气里全是疼惜，没有一点埋怨。

进考场那天，天很热，太阳把柏油路晒得软绵绵的。我走到考点门口，远远看见父亲站在树底下，他看见我过来，赶紧对我说：“快进去吧，等考完了，咱们回家一起喝鸡汤。”我转身往里走的时候，眼角余光看见他扶着树咳嗽了两声，背已经有点驼了，可站在那里，就像给我撑了一片天。

高考结果出来，我过了本科线，被武汉的一所大学录取。那天拿到录取通知书，我一路跑着回家，母亲正在村口的菜园摘菜，看见通知书，手里的菜篮子掉在地上，青菜也掉了一地，她蹲下来捡，眼泪就掉在了青菜叶子上。父亲那天特意买了酒，把李老师和村里帮过忙的亲戚都请来，他酒量不好，那天喝多了，拉着李老师的手一直说谢谢，话都说不利索……

有时候我跟孩子说起当年的日子，孩子说，那时候你们真苦啊。我想想，确实是苦，可苦里全是甜。那两次高考，不只是改变了我的命运，更让我记了一辈子这些温暖——是父亲扛着伤痛也要供我复读的倔强，是母亲粗糙手掌里的温度，是老师炭盆里永不熄灭的火，是同学塞到我碗里的那块肉。

中年之后，越来越明白，人这一辈子，其实走的就是一段一段的路，你摔过跤，跌过谷底，可总有人伸手拉你一把，给你一口热饭，给你留一盏灯，这些光，这些暖，就够你走一辈子路了。那两张泛黄的准考证，我又重新放回了樟木箱，里面藏着我整个青春，也藏着我这辈子都还不完的恩情。我知道，不管我走多远，回头的时候，那些人，那些事，永远都在那里，温暖着我往后的每一段岁月。

非常记忆

## 父亲的大学梦

文/高会丽

生于1939年的父亲，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学毕业生。

奶奶在世时曾无数次地絮叨：“往上扒拉五代，都是大字不识一箩筐，能考上大学，那是全家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。全县总共考上两个，他竟然考上了。罪也算没白受。那时候你爸饿得面黄肌瘦，走路直打飘。每次回来，都要在半路上歇几歇，才能硬撑着走回家。”

絮叨多了，我们姐弟几人好奇地问父亲：“那样艰苦的环境，饭都吃不饱，你又是兄弟姐妹8个中的老大，咋会想着考大学呢？”

话不多的父亲，用他理科生木讷的方式回我们：“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艰苦。我也说不出来啥原因，就是想上学、想读书。一到四年级我在咱们隔壁村上学，五六年级在离家五里地的十里铺上学，初高中在离家十多里的县城上学。那时候，上下学全靠步行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不到10岁，我就开始住校了。”

“每个周日，我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镰刀或者钉耙，想方设法给自己准备下周的吃食。从地里刨出来的冻僵的红薯，放在石白里捣成泥，跟麸子、玉米面揉在一起，拍成饼子；榆钱、槐花等，拌点杂面，蒸成窝窝头；猪毛菜、灰灰菜、野苋菜等，撒点盐，就都成了我的伙食。十几岁，正是饭量大、长身体的时候，白天吃不饱，晚上饿得睡不着。记得有一年下大雪，天寒地冻，带的东西提前吃完了，晚上躺在露着破棉絮的被窝里，又冷又饿，一晚上都没睡着。但我都忍着，不敢给你爷爷奶奶说，一说，学就上不成了。”

“我憋足了劲，一门心思就想上大学。皇天不负读书人，我终于考上了大学。高考的那个暑假，却是你爷爷最煎熬的时候。几次半夜起身，我都看到你爷爷在黑漆漆的暗夜里，一明一暗地抽着烟袋锅子，他那是愁得整宿睡不着觉啊。为了能让我按时报到，你爷爷把地里收的屋里养的，能卖的都卖了，最后连家里挑水用的水桶都卖了，学费还是差了一大截。一辈子不爱求人的人，只得硬着头皮找亲戚们借，找生产队赊账，七拼八凑，总算在报到的前几天凑够了路费、学费。”

“暑假，我也在地里干活，在砖厂打土坯，一天三五毛的工钱全部积攒起来上学用。身上晒蜕皮好几层，从不叫苦叫累一声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学第三年，那年暑假，突降大雨，家里的茅草屋经不起风刮雨泡，后墙坍塌了大半截。快80岁的太奶，躲闪不及，一条腿被压断了，从那以后卧床不起。没有钱，开学走不了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流着泪给学校寄了一封请求休学的信。学校了解到家中的实际困难，为我办理了每个月11元的助学金，我才重返学校。周日、课余，我会在学校周边的红薯地里捡拾霜打过的红薯叶，挖野菜，用开水泡泡充饥，这才终于完成了学业。”

听完父亲的讲述，我忍不住落泪了。

父亲用他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了困难，改变了命运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刻苦求学的典范。

“生活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人。任何时候、任何条件下，都要珍惜时间，勤勉学习，才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。”父亲的话，我一直记在心上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: lybdx1862@163.com